

甲骨文中的“𧈧”字與後世神話中的伏羲女媧

劉 淵 臨

目 次

- 一 有關𧈧字的卜辭資料
- 二 𧈧、虫、卷
- 三 亥與𧈧
- 四 𧈧與後世神話中之伏羲女媧
- 五 結 論

一 有關𧈧字的卜辭資料

有關𧈧字的卜辭資料，見於殷墟卜辭綜類（註一）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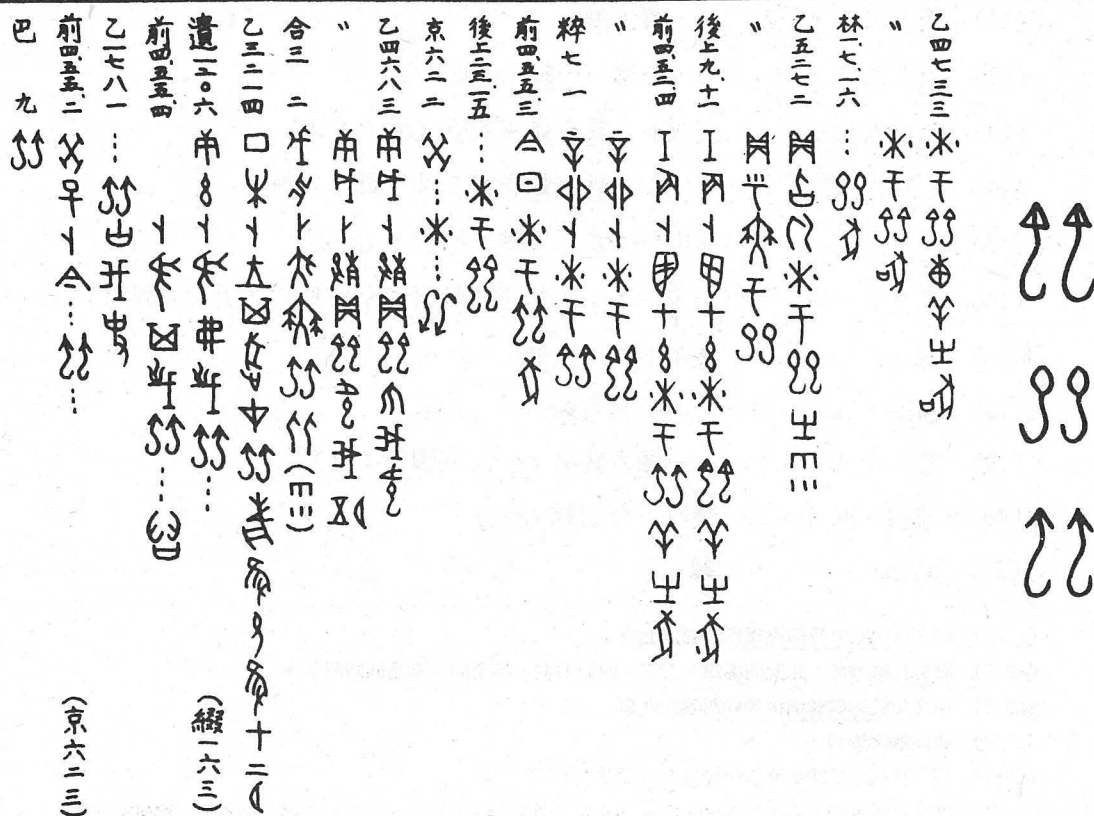


圖 一

（註一） 島邦男、一九六七年一月、日本東京大安株式會社出版

- (1) 乙四七三三 賁于𧈧由羊虫𧈧(圖二：1)
- (2) 乙四七三三 賁于𧈧一𧈧(圖二：1)
- (3) 林一、七、一六 ……𧈧豕
- (4) 乙五二七二 貞旨河賁于𧈧虫雨？」一二(圖三)
- (5) 乙五二七二 貞乎舞于𧈧？「一(圖三)
- (6) 後上九、十一 壬辰卜羽甲午賁于𧈧虫豕
- (7) 前四、五二、四 壬辰卜羽甲午賁于𧈧羊虫豕
- (8) 前四、五二、四 辛卯卜賁于𧈧(註一)
- (9) 粹七一 辛卯卜，賁于𧈧(註二)
- (10) 前四、五五、三 今日賁于𧈧豕(註三)
- (11) 後上二三、一五 ……賁于𧈧
- (12) 京六二二 癸……賁……𧈧(註四)
- (13) 乙四六八三 庚戌卜，𧈧貞𧈧不我𧈧(圖二：2)
- (14) 乙四六八三 庚戌卜，𧈧貞𧈧𧈧我五月(圖二：2)
- (15) 合三二 戊申卜：𧈧𧈧舞𧈧，从𧈧？(註五)
- (16) 乙三二一四 丁未卜，王，其逐在𧈧鷹隻允隻七二月(註六)(圖四：1)
- (17) 遺一二〇六 庚午卜𧈧弗𧈧𧈧……
- (18) 前四、五五、四 𧈧卜𧈧其𧈧𧈧……(註七)
- (19) 乙一七八一 ……𧈧古我事(註八)(圖四：2)
- (20) 前四、五五、二 癸巳卜今𧈧(註九)
- (21) 巴九 𧈧

(註一) 釋文見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四卷六七頁

(註二) 殷契粹編考釋：此與前編四、五二、四片右側一辭全同，當是同時所卜。

(註三) 釋文見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四卷六九頁

(註四) 此條𧈧字倒書

(註五) 拓本及釋文見殷虛文字甲編及考釋 259 頁 2345

(註六) 釋文見張秉權先生的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名考 [104] 又丁未卜，王，其逐在𧈧鷹？〔丙編待刊〕

(註七) 釋文見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四卷、六九頁

(註八) 又見張秉權先生的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名考 [103]：𧈧又父𧈧不𧈧古我事

(註九) 釋文見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四卷六九頁

二 𧈧、虫、𧈧

(一) 𧈧

圖二：2 卽乙 4683，在這塊字甲上的卜辭，只是貞問一反一正的兩條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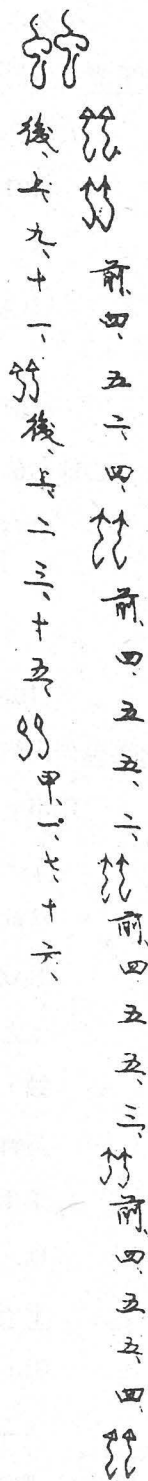
- 1 庚戌卜，殷貞：𧈧𧈧我？
- 2 庚戌卜，殷貞：𧈧不我𧈧。

這是武丁時貞人殷貞問平安的占卜。“𧈧”饒宗頤認為是水神，在他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上册、卷三、一四九頁云：

按「𧈧」，說文云：「蟲之總名，讀若昆。」戰國器𧈧𧈧銘，言𧈧爲水蟲，殷祀𧈧，所以侑雨，知爲水神，故與水早有關。如云：「貞：召（招）河𧈧于𧈧，虫雨（屯乙五二七二）祭𧈧每用𧈧，他辭者前編四、五二、四，又四、五五、二，四、五五、三，後編上九、一一，又二三、十五，林一、七、十六，屯乙四七三三皆是不具舉。

李孝定先生的甲骨文字集釋卷十三 3293 頁云：（見右圖）

陳邦福曰「古虫與𧈧字有繁簡，誼故可通（說文虫部蠱或作蠱，𧈧籀文作𧈧，又𧈧部𧈧或作蚤𧈧或作蚤之類，）說文虫部云『虫一名𧈧，博三寸首如臂指，象其臥形』段注『爾雅釋魚云『𧈧虫』今本虫作𧈧，又𧈧下云『𧈧目注鳴者』段注『今爾雅以爲虫𧈧字』福因審卜辭之𧈧與虫相假，正湯左相仲𧈧也史記殷本記云：『中𧈧作𧈧』集解引孔安國云『仲𧈧湯左相奚仲𧈧之後』索隱云『尚書作𧈧』此云『𧈧于𧈧』（前四、五二）猶後編之𧈧于伊尹」見說存三頁又見辨疑三頁。按說文「𧈧蟲之總名也，从二虫，讀若昆」契文亦从二虫，卜辭屢見「𧈧于𧈧」之語，當爲殷先公若舊臣之名，陳氏謂卽仲𧈧之名，考虫之與𧈧義固可通然音當有別，陳說待考。



金文作 (魚鼎七) 與此同。

張秉權先生的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同名考：

人名例：

(101) 庚戌卜，殷貞：蚺不我𦍋？(圖二：2)

庚戌卜，殷貞：蚺𦍋我？(乙編 4683)

(102) 貞：旨河𦍋于蚺虫雨？(乙編 5272)(圖三)即丙編四三一

(103) 取又父不蚺古我事？(乙編 178)(圖四：2)

地名例：

(104) 丁未卜，王，其逐在蚺廌隻？允隻七。一月(圖四：1)

丁未卜，王，其逐在蚺廌？(丙編待刊)

(105) 信其𦍋蚺？(前 4.55.4)(註一)

屈萬里先生的殷虛文字甲編考釋 295 頁 2345：

戊申卜：𦍋舞蚺，从？

𦍋，羅振玉釋蚺(殷釋中三二葉)，諸家從之。蚺於卜辭，爲神祇之名；亦爲地名。乙編 3214 片云：“丁未卜：王其逐在蚺廌，隻？允隻。”其蚺字爲地名無疑。疑蚺爲靈聖之地，殷人祀之，故爲地名亦爲神祇之稱也。本辭之舞蚺，猶“舞河”(乙編 3899)，“舞岳”(乙編 3449)之比，謂舞於蚺也(乙編 5278 片有“乎舞于蚺”之語)。舞爲求雨之儀式，則从下闕文，當是雨字。从雨之語，卜辭習見。郭某讀从爲縱，謂从雨乃驟雨、急雨(萃編五七)。于省吾謂从雨爲順雨(駢續二葉)。竊意从當讀爲蹤；从雨，謂跟蹤即雨，意謂舞祭之後隨即有雨也。

(二) 虫

(註一) 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下

Handwritten notes on the right margin, including the character '蚺' and various annotations in Chinese and numbers.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3909 頁云（見左圖）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虫一名虺，博三寸首大如臂指，象其臥形，卜辭諸字皆象博首而虺身之狀

（案許言虺狀本爾雅釋魚疑有誤字郭注言今虺蛇細頸大頭正虫字所象也。孫海波曰「通它」。

見文編十三卷二頁上。

按說文「虫一名虺，博三寸首大如臂指，象其臥形，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鱗或介或鱗以虫爲象」。古虫它同字（羅振玉說見下它字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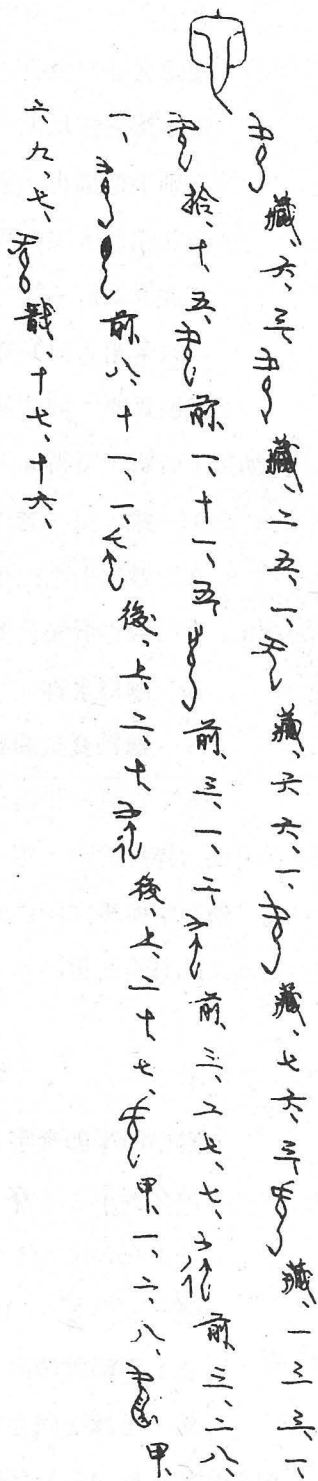
（三）𧈧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3933 頁云（見右圖）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它虫也，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或从虫作蛇』卜辭中从止（卽足也）下或增从彳，其文皆曰『亡𧈧』或曰『不𧈧』殆卽它字，上古相問以無它，故卜辭中凡貞祭於先祖，尙用不它亾它之遺言，殆相沿以爲無事故之通僞矣。（卜辭中亦單稱它，則當是有故不可以祭矣）又案它與虫殆爲一字後人誤析爲二，又並二字而爲蛇，尤重複無理，許君於虫部外別立它部，不免沿其誤矣。」見增考中三十四葉上。

郭沫若曰：「𧈧或作𧈧蓋卽𧈧字」見萃考四頁下。

葉玉森曰：「𧈧字繫止於它首者，足觸它則驚呼有它，故繫止于它首以示戒，且因它之形不僅像它，故着此特徵也，其从彳者卽它字所由孳生歟」。見前釋一卷六十四頁下。



金祖同曰：「辭之『虺庚』殆謂諸庚祭先公先王之名庚者」。見遺珠四十二頁。按說文「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而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它或从虫。契文它字增之止形者，蓋行道踐它，輒爲嚙，故製字象之，以別于他蟲也。或增彳，象道形。羅氏說此字甚是。容庚謂「它與也爲一字，形狀相似，誤析爲二」。（見金文編十三卷七頁下，說非，它卽虫象蛇形「也」字許君訓解不誤，金文它作（滂伯簋）（侯簋）（黃仲匱）（子仲匱）（吳甫人匱）亦象蛇形，今所見眼鏡蛇遇敵卽上豎鼓喉如眼鏡，正作此狀，或段爲匱，同音通段也，「它」本有「迤」音，不足證「它」「也」爲同字。

歸納以上資料，可得如下之結論：

- 1 虺、虫、虺均爲蛇。
- 2 虺爲人名或地名。
- 3 虺爲殷先公若舊臣之名卽“仲虺，湯左相，奚仲之後。”
- 4 虺爲水神。
- 5 虺爲麥祭的對象之一。
- 6 亡虺、相沿以爲無事故之通僞。

在上面六條結論中，第一條結論最重要，因第一條結論與第五條結論，才使甲骨文中的“虺”字與後文所述侯家莊一〇〇一號大墓中的蛇形器，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亦就是本文所討論的重心。

三 𣎵 與 虺

卜辭中的𣎵卽𣎵字，羅振玉殷虛文字考釋十五葉云：

說文解字：「𣎵，柴祭天也。从𣎵，𣎵，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今以字从木在火上，木旁諸點象火燄上騰之狀。卜辭又有大史寮，卿事寮，寮一作，一作。毛公鼎大史寮、卿事寮，寮字作。均从木从火許君云从𣎵非也。漢韓勅碑陰「遼」作，史晨後碑作，並从木。衛方、魯峻兩碑寮字亦然，是隸書尚存古文遺意矣。

殷虛文字乙編 4733（圖二：1）

賁于𧈧一豕

賁于𧈧𧈧羊虫豕

賁一羊

又 5272：

賁于𧈧，虫雨？

又張秉權先生的殷虛文字丙編下一、四三一（圖三）云：

- (1) 丁未卜，王，賁于𧈧？ 卜一
- (2) 壬子卜，設貞：方帝賁于土𧈧卯上甲？ 卜一
- (3) 壬子卜，𧈧，虫于示壬正？ 卜一
- (4) 貞：勿乎雀酒于河五十牛？ 卜一二三四五
- (5) 𧈧（子）？ 卜一
- (6) 貞：旨河賁于𧈧虫雨？」 一二
- (7) 𧈧子𧈧？」
- (8) 貞：乎舞于𧈧？ 卜一
- (9) 貞：勿乎𧈧？」
- (10) 貞：來甲寅虫于上甲十牛？ 卜一二
- (11) 甲𧈧卜，𧈧[于]？ 卜一二

賁，是殷代祭祀中的一種儀式，許進雄說祭八頁云：

卜辭祭祭的對象雖有七八十個之多，而岳、東、西、河、王亥、土、六祀就佔了三分之二以上。

他的這種說法，是曾經作一過番統計的工作的。他又說：

書洛誥：「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是祭祭不止求雨巡守所行，亦可祈求安居長壽，則祭祭而云弗保，受我又等當是此一類的祈求了，不過祈求安寧無災爲卜辭各祭的通誼，並非舉行祭祭的精意。（註一）

許君雖然沒有指出祭祭對象中的𧈧，但是根據本文所收的資料，與𧈧有關係的祭祭，

（註一）中國文字 13 期八頁

有十餘條之多，由此亦可以看出，“𪚩”亦是禘祭的對象之一。

四 𪚩與後世神話中的伏羲女媧

甲骨文𪚩字是兩條蛇的形狀，恰好侯家莊一〇〇一號大墓中亦出土了一件蛇形器（圖五）根據其56頁中的描述：

一、一頭二身蛇形器頭尾長約 1.365 公尺，寬約 0.805 公尺，頭端較尾端厚約 0.03 公尺，平面大致葫蘆形，頭‘鑿形’左身彎曲成正 S 紋右身反 S 紋，兩相交疊在二 S 紋之中腰處，右身在上。二身皆飾同樣的同心稜紋，刻線精細。上面全部塗朱紅色。二身上面皆微凸，並非平面。發現時頭右部右身之尾已被毀，二身上尚有小傷痕數處。用途不明〔樂器？〕在室頂面第一種殉者第四人頭南，蛇頭左部正壓第二種殉者第一人的頭上。頭端向北，尾南，南北中線差不多磁計正北。

這是儀仗器物中的一種，可惜的是這一層埋藏情形已被盜坑破壞了，據同葉上一段的描述：

木室頂面層（以現存部份為限）上所放置的儀仗器物等除少數的石刀和石質牙質鑲嵌片，全部木或其他易朽物製。發現時器物本身已完全腐化無遺，所留下的只是一些平面的輪廓，一層顏色和刻紋的痕跡，有如古生物的化石，只不如彼的堅實。共得遺跡十七處散佈在正坑北部，東南角，和東耳中。（插圖十二）放置情形雜亂無章，橫豎交疊，極其隨便，毫無陳列的意味。因近代盜坑的穿鑿，大都只存片斷：輪廓保全者幾無一件。

這些器物既然是儀仗，也許就是祭祀時所用的儀仗，這蛇形器很可能就是𪚩，𪚩為當時祭祀的對象之一，也許就是當時祭祀的神象？那麼這是否即是行禘祭時所使用的一套儀仗，很可惜的是被盜坑破壞了，不然當時禘祭的情形，很可以從這套儀仗中去想象得之。

可惜這件神像的頭部已殘破不全。在蛇形器的描述中認為“用途不明〔樂器？〕”括號中的“樂器”二字，它被懷疑為一種樂器，我以為不太可能是樂器，因為根據它的尺寸來說長約 1.365 公尺是相當高大的器物，如果是儀仗中的樂器，也許不止一

件？也許還有其他的樂器？而且似乎亦沒有見過這樣的樂器？所以我以為它是一種神像，這神像可能就是虺？這樣解釋似乎較為妥當些？

此外芮逸夫先生在三苗與饕餮中云：

至於有首有身而首被稱為饕餮形的，似只有河南安陽殷虛侯家莊一〇〇一號大墓所見的木室頂面層上所放置的蛇形器，乃是蛇身。李濟先生以為是山海經所記一首兩身的肥遺，發展而為饕餮形的一頭二身相交的裝飾紋樣。（Li Chi: 1957, P. 26）。梁思永遺稿，高去尋補輯的侯家莊（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描述云：……（註一）上述形像李梁高三位先生都以為是一首二身。惟細察被毀遺痕，似當為二首二身。按山海經北山經云：

又百八十里曰渾夕之山，無草木，多銅玉，蠶水出焉，而西北流注於海。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又東三百里曰彭訛之山，其上無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蚤林之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河，肥水出焉，而南流注於牀水，其中多肥遺之蛇。

因李先生認為蛇形紋樣是一首二身，所以以為是肥遺。作者頗疑其為二首二身，似當為山海經所記的延維。海內經云：

南方……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

“延維”郭璞注云：“委蛇”。按委蛇之狀，據莊子達生篇所記齊士皇子告敖答齊桓公之說：“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雷，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聞一多氏以為“延維或委蛇，即伏羲、女媧。”其說與作者根據湘西苗族洪水故事，漢武梁祠石刻像，“隋高昌國及諸書有關伏羲、女媧傳說考定的伏羲、女媧為苗族之祖”一說，不謀而合。聞氏又以為古器物上那些雙龍（或蛇）相交型的平面花紋或立體的附加部分乃是國語鄭語所記襄人之神所化的二龍，也就是散見於古籍中的交龍，螭龍、兩頭蛇等傳說的神話來源，同時也是那人首蛇身的二皇——伏羲、女媧，和他們的化身——延維或委蛇的來源。按國語鄭語云：

（註一）見前頁所錄侯家莊一〇〇一號大墓文

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君也’。韋解：“褒君共處曰同。”聞一多云：“同，即交合之謂。

海內經：‘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郭注：‘同，猶通淫之也。’”

這顯然可爲侯家莊一〇〇一號大墓木室頂面所放置的蛇形器作說明的。這種交龍或委蛇的紋樣流傳後世的有東漢武梁祠石室畫像（圖六），遺址在今山東省嘉祥縣南二十八里的紫重山，還有唐高昌國的絹畫（圖七），遺址在今新疆吐魯番城東南五十里的哈那和卓舊城。又高本漢氏所稱連身形的饕餮紋，其身都是龍形，且多兩龍相對。（註一）

芮先生認爲侯家莊一〇〇一號大墓的蛇形器，即是流傳後世的東漢武梁祠及唐高昌國絹上的伏羲、女媧畫像，他的這種說法，我非常贊成，既然在實物上已證明了殷代有伏羲、女媧的遺蹟，當然在文獻或傳說中亦可能有記載？不過這些記載因爲沒有留傳下來讓我們看見罷了。甲骨文亦是殷代的文獻之一，甲骨文中的𪚩字的記載可能與那件蛇形器的文化背景很有一些關係？至於伏羲、女媧多爲交尾圖形，甲骨文𪚩字未交尾的問題。在後代的圖形中亦有未交尾者。如顧頡剛的三皇考 129 頁“道教中的三皇”云：

（後）天皇君人面蛇身，姓風，名庖犧，號太昊。

（後）地皇君人面蛇身，姓雲，名女媧，號女皇。

並有附圖，未作交尾之形。又饒宗頤的楚繪書之摹本及圖像，在其“肥遺考”中論及不交尾之伏羲、女媧云：

不交尾者：北周建德元年匹婁歡棺上線刻石像畫（插圖九）〔見右圖〕在



【插圖九】北周匹婁歡石棺上之伏羲女媧

故宮季刊 第三卷 第二期

（註一）見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下冊 581 頁

西安（圖見文物一九六五——九〔註十八〕）（註一）

伏羲、女媧見於墓葬中，這是較殷代為晚的資料。至於見於最早的文獻是易繫辭云：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又莊子內篇人間世云：

是萬物之化也，……伏羲几遽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禮記、明堂位云：（註二）

女媧氏之笙簧。

楚辭、天問云：（註三）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雖易繫辭、莊子內篇人間世，近人多認為最早不出戰國末年（註四）然其所記之事或當是流傳於周代之神話，再早至殷代則無文獻可徵，甲骨卜辭則是殷代的占卜之辭，亦可以說是殷代的一種文獻，其所記賁祭之𪚩，也許與後代神話中之伏羲、女媧關係相當密切，或許這個故事就是從那裏演化出來的？

五 結 論

根據上面的分析與研究，得到的結論如下：

（一）在第二節的分析與研究，所得六點結論中，第一條甲骨文中的“𪚩”是兩條蛇的形象。

（二）在前舉圖一，二十一條與𪚩字有關的卜辭中，𪚩與賁祭有關者佔十一條，已過半數。賁為殷代的一種祭祀，已見前文。𪚩為賁祭之對象。

（三）根據第四節的分析，侯家莊一〇〇一號大墓的蛇形器即是流傳後世的東漢武梁祠石室畫象的伏羲、女媧及唐高昌國絹畫上的伏羲、女媧。

（四）在殷代的遺蹟中既然有了伏羲、女媧的畫像，那麼在殷代的文獻中也許亦

（註一）見故宮季刊第三卷第二期

（註二）見世本、作篇：「女媧作笙簧。」三皇考 27 頁

（註三）見三皇考 104 頁

（註四）見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與伏羲女媧的傳說、史語所人類學集刊一卷一期。及三皇考顧頡剛、楊向奎合著

有記載，只不過這些記載已經毀了？也許還沒有發現？甲骨卜辭亦可以說是殷代的文獻之一，甲骨文中的“𪚩”是姦祭對象之一。一〇〇一墓中的蛇形器，細審之，兩蛇作重疊狀，並非交尾形如圖六、七所示。亦合於甲骨文𪚩字之未交尾形。因為甲骨文是文字是符號，未能如圖畫之逼真其形。

總之，根據上面的研究，𪚩為殷代的神祇，而這神祇在後代的神話中稱之為伏羲女媧。伏羲女媧是晚於殷代的名稱，也許在殷代的伏羲女媧就稱為𪚩？

本文承蒙 李濟之所長 張秉權先生 高曉梅先生 屈翼鵬先生 芮逸夫先生 楊希枚先生 王恒餘先生賜閱一過，有所教正。謹致謝忱。

補 記

本文已付印，又見到陳仲玉兄的大文殷代骨器中的龍形圖案之分析（註一）。在這篇文章理有三個圖可作本文論述之參考，在其489頁圖版貳：1，雙夔龍紋，骨柄上的花紋（附圖：1）此件花紋正好與同墓出土的蛇形器（本文圖五）作一比較，雖然此件花紋亦殘缺不全。但是所存留的部份是可以推測復原的，誠如陳兄所復原的圖形，它的頭部，左面完整，右部所缺可據以復原，腰部殘缺，則可據蛇形器以補之，雙尾完整。現在根據附圖一，再來看看蛇形器。蛇形器頭部殘缺，但其頭部絕非（附圖：1）之圖形，因為蛇形器頭部殘留一眼形紋，這眼却是人眼、而不是龍眼（圖五）。根據（附圖：1）花紋，則蛇形器亦可能是雙頭。因此我們現在可以這樣推測，這件蛇形器很可能是人首蛇身，亦如後世神話之伏羲、女媧。又在陳兄的文章裡487頁圖版壹：3、4兩圖，則是非常明顯的人首蛇身，都未作交尾形，這是（附圖：2、3）在殷代的紋飾中保存了人首蛇身的完整圖形，這更證明甲骨文𪚩字極可能就是伏羲、女媧，同時亦為北周匹婁歡石棺上的伏羲女媧像，找到了藍本。因此我的𪚩為後世神話中的伏羲女媧的結論又得到了兩件堅強的實物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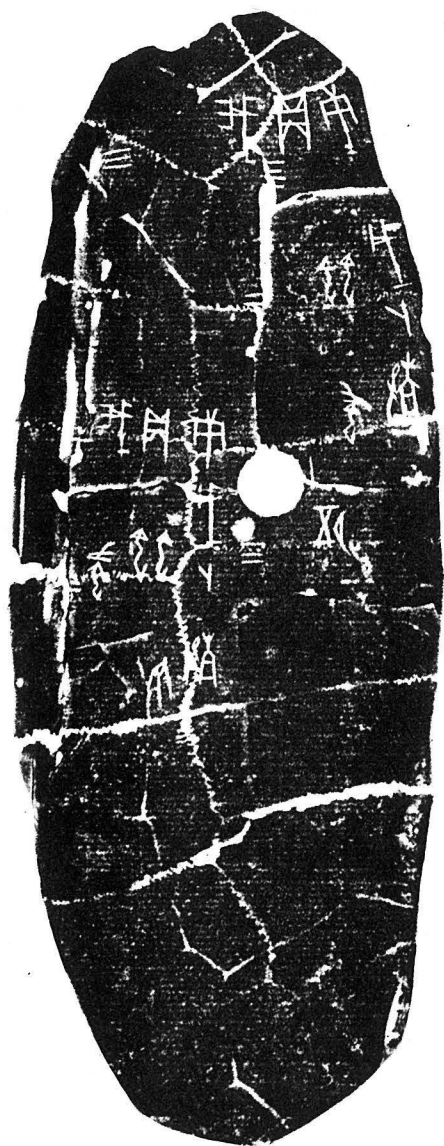
（註一）殷代骨器中的龍形圖案之分析、陳仲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一本第三分、1969

（民國五十九年九月）臺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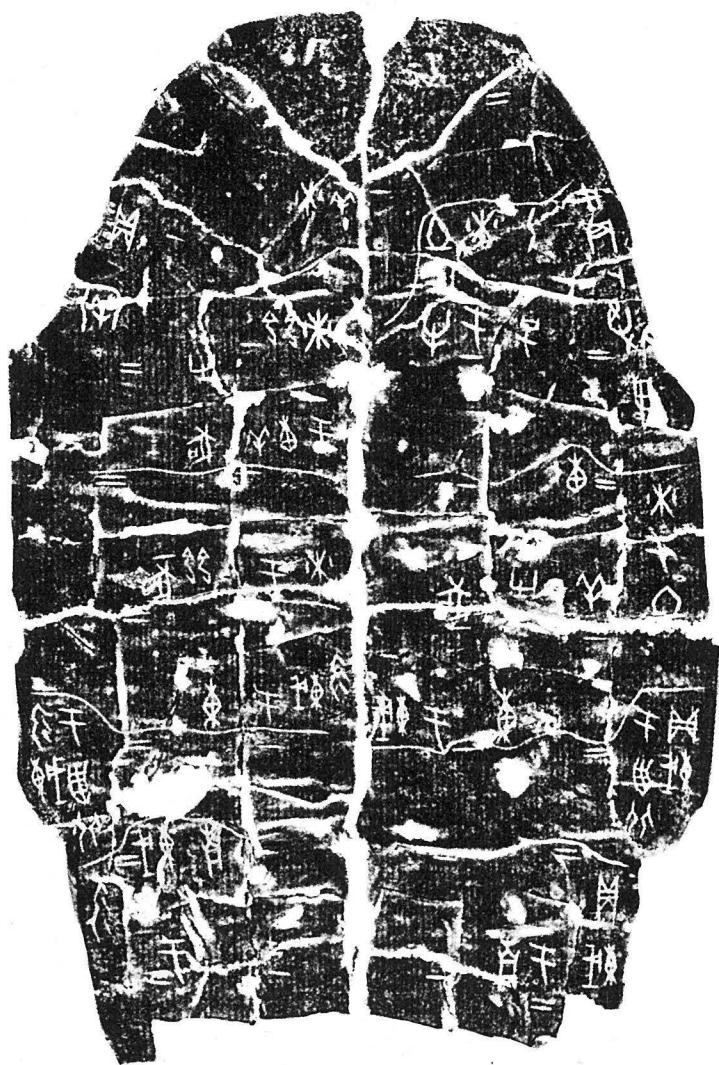
參考書目及簡稱

1. 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乙編、中輯、董作賓、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臺北藝文印書館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乙）
2. 龜甲獸骨文字、日本林泰輔、文正十年、日本商周遺文會影印本二冊、（林）
3. 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饒宗頤、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香港大學出版
4. 殷虛書契後編、羅振玉、民國五年三月影印本一冊、又藝術叢編本第一集（後）
5. 殷虛卜辭綜類、島邦男、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日本東京大安株式會社出版
6. 殷虛書契前編、羅振玉、清宣統三年、國學叢刊石印本三期三卷不全、民國元年影印本四冊、又二十年重印本（前）
7. 殷契粹編、郭沫若、日本昭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出版（粹）
8. 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一九五四年、上海羣聯出版社出版、胡厚宣編（京）
9. 殷虛文字綴合、曾毅公、郭若愚、李學勤合著、一九五五年四月、科學出版社出版（合）
10. 殷契遺珠、金祖同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上海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出版、孔德圖書館叢書第一種（遺）
11. 巴黎所見甲骨錄、饒宗頤、香港、Too Hung Enhgraung & Printing Co. Dec. 1956（巴）
12. 殷虛文字甲編考釋、屈萬里、民國五十六年六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甲）
13. 甲骨文字集釋、李孝定、民國五十四年六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14. 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同名考、張秉權（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民國五十六年一月臺北清華學報社出版
15. 殷虛文字丙編下一、張秉權（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丙）
16. 說秦、許進雄、（中國文字、13期）民國五十三年九月臺北臺灣大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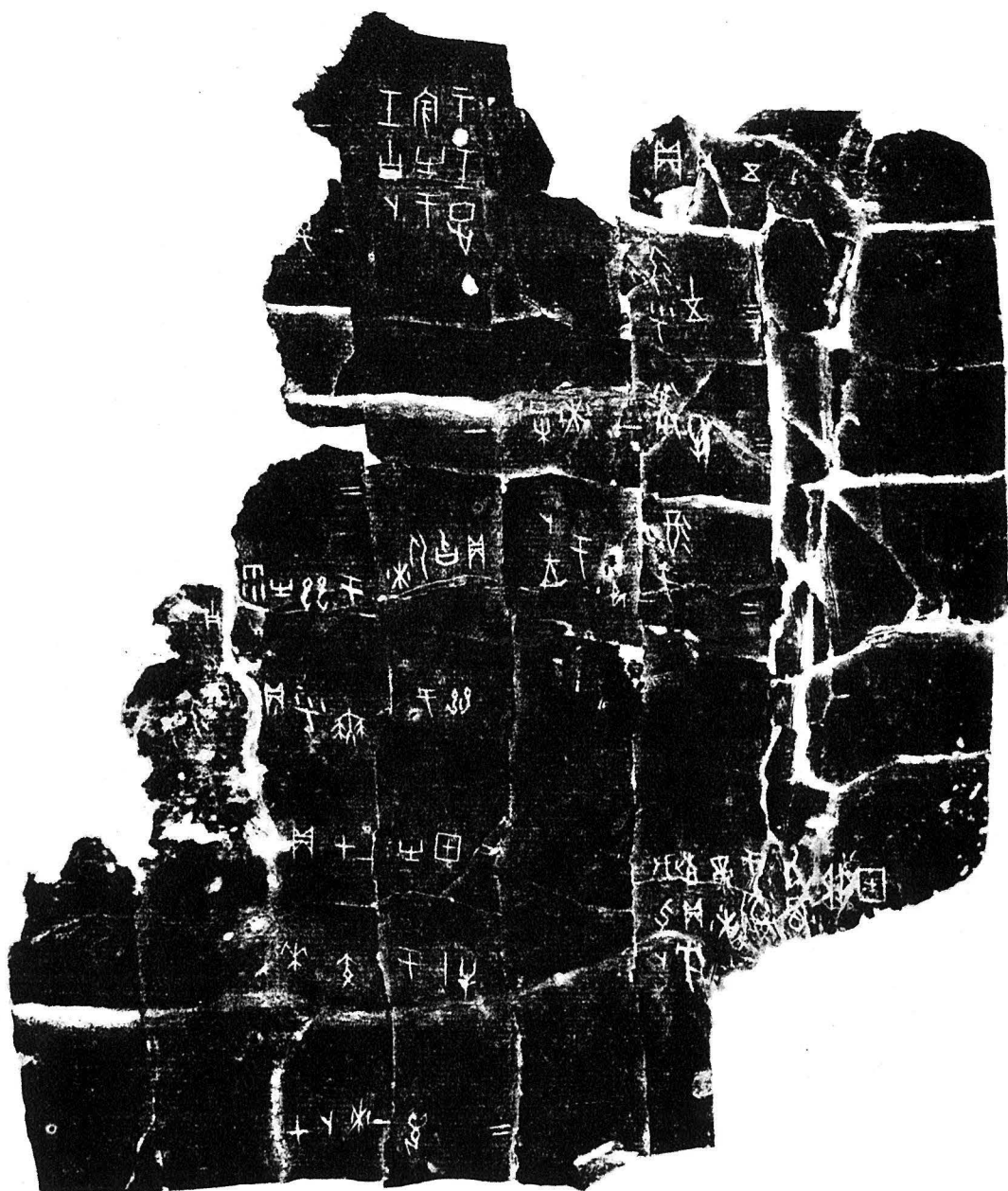
17. 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侯家莊、第二本、一〇〇一號大墓、梁思永著、高去尋輯補、民國五十一年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18. 三苗與饕餮、芮逸夫、（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民國五十六年一月臺北清華學報社出版
19. 苗族的洪水故事與伏羲女媧的傳說、芮逸夫、（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刊一卷一期）1938
20. 三皇考、顧頡剛、楊向奎合著（燕京大學燕京學報專號之八）1933
21. 楚繒書之摹本及圖像、饒宗頤（故宮季刊、第三卷第二期、臺北故宮博物院、民國五十七年十月）
22. 殷虛書契前編集釋、葉玉森、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上海出版



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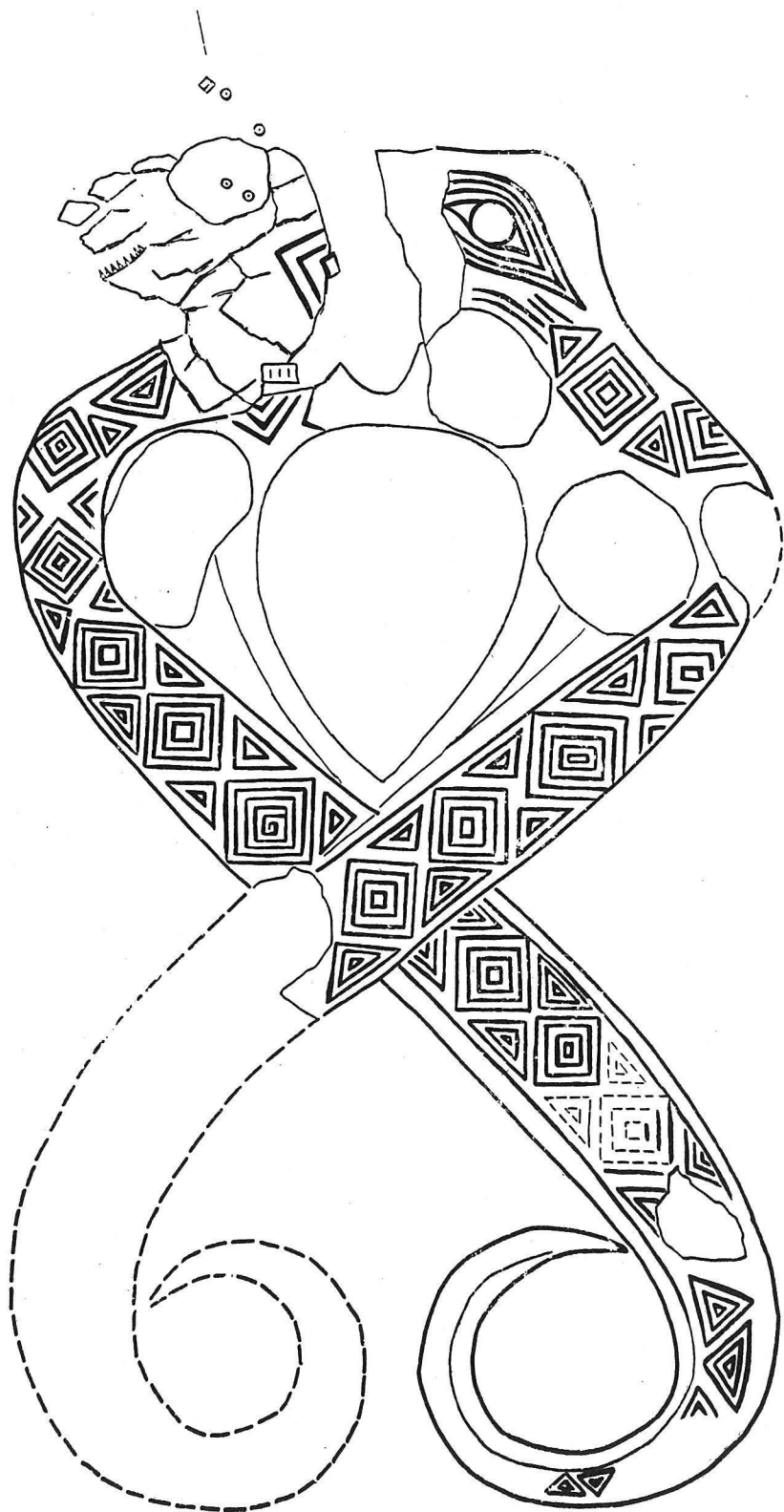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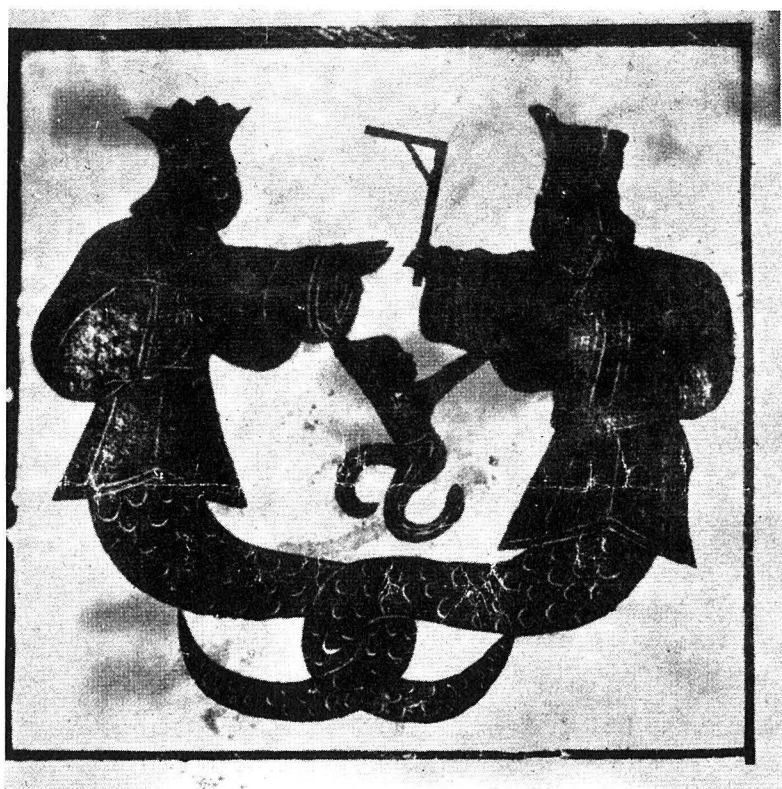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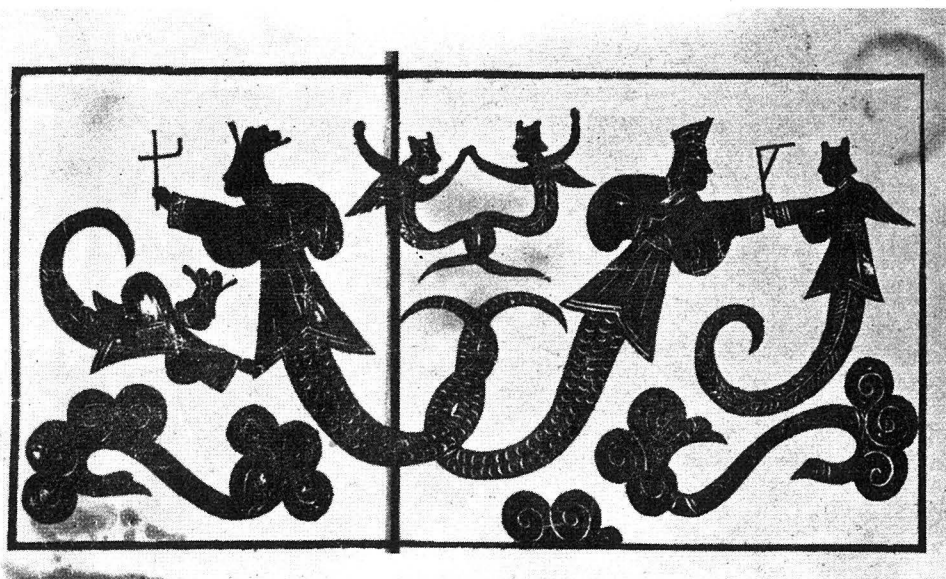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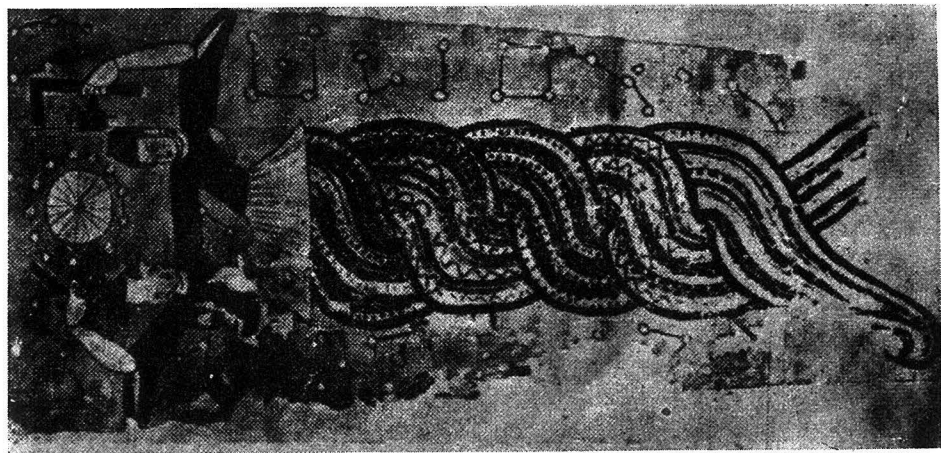
一頭二身蛇形木器遺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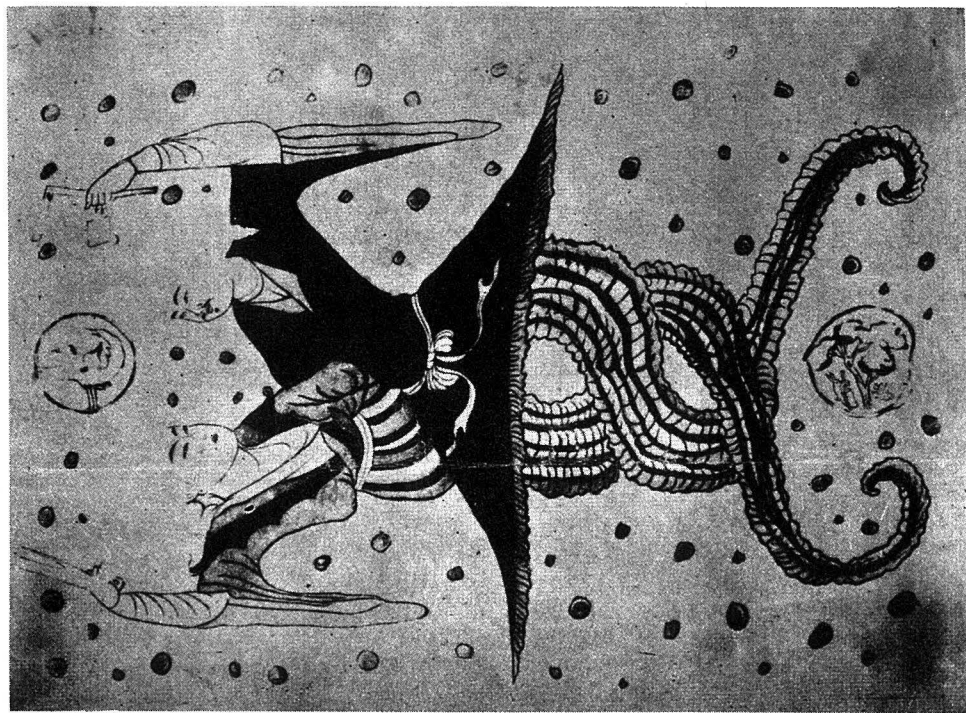
圖V 漢武梁祠石刻伏羲女媧像一
參看金石索石索三，碑碣三。



圖VI 漢武梁祠石刻伏羲女媧像二
參看金石索石索四，碑碣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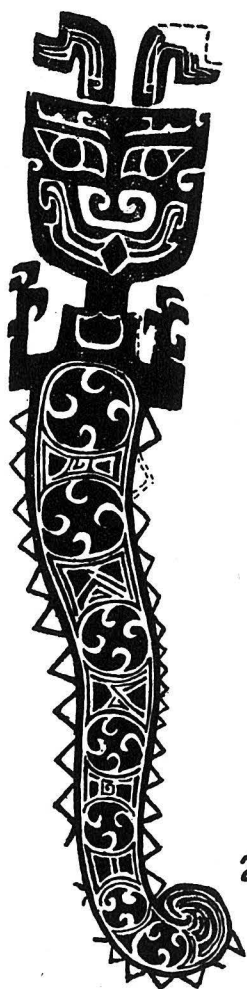
圖四 新疆吐魯番出土絹畫伏羲女媧像一
參看 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 (1928), Vol.
III, Chap. XIX, Sec. iii, vi.



圖五 新疆吐魯番出土絹畫伏羲女媧像二
參看黃文範: 吐魯番考古記 (考古學專刊丁種第五號, 1954), 頁61。



3



2

